

## 列宁和马雅可夫斯基

陈守成

关于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国外评论界写了很多著作。影响最大的是苏美两家观点。以美国教授雅可勃松为代表的观点是吹捧马雅可夫斯基的早期作品，吹捧未来主义，贬低和否定无产阶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巨大成就①。但在苏联国内广泛流传的观点则粉饰或冲淡未来主义对诗人早期创作的严重影响。马雅可夫斯基全集的编者写道：“马雅可夫斯基和未来派搞在一起，可是实际上，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充满了人道主义的热情，对于剥削阶级社会的基础表示了勇敢而强烈的抗议，在创作的早期他的诗就是与未来主义，以及所有其他颓废主义的流派对立的”。②又如评论家切列明写道：“正是这样，‘左翼’颓废派宣称艺术形式革命化的未来主义吸引了马雅可夫斯基的注意力。但是作为真正艺术家的马雅可夫斯基，在其创作实践中一开始很自然地就与未来主义的形式主义倾向分道扬镳。未来派强加给他的自我满足的形式的实验只是轻微地触及了诗人的创作”。③

我们认为评价马雅可夫斯基应该从实际出发，既不能掩饰未来主义对诗人的严重影响，更不能颠倒黑白把坏事说成好事，吹捧未来主义而反对革命。

马雅可夫斯基“把自己诗人的响亮的力量”全部献给了无产阶级，为革命诗人作出了光辉的榜样。但他走向无产阶级不是循着笔直平坦的康庄大道，而是越过崎岖坎坷的羊肠小径。

守 成 诗人在长诗《列宁》中  
~~~~~不仅以艺术的形式总结了  
列宁的可歌可泣的伟大功  
绩，而且对普通群众，对  
自己的生活经历进行了诗意的哲理的概  
括：

人——是小船，

虽然在陆地上，

当你过着

## 自己的

一生时，

有许多各种各样的

肮脏的贝壳

紧紧粘在

我们的

兩側。

可是，

冲破了

你便停了下来，

卷之三

船来说，一个人不可能

一般来说，一个人不可能只有成功的经验，而没有遭受挫折的教训；也不可能只有优点而没有任何缺点。诗人身上也不免沾有“一团团绿色的海藻和那深红色水母的粘液”，1930年他在红布列斯尼亚共青团大

厦文学活动二十周年庆祝晚会上说：自己“起初，走的是知识分子的文艺路线，后来逐渐走上了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sup>④</sup>即从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文艺进到无产阶级文艺。

有些评论家由于掩饰诗人创作思想上两个显著不同的阶段，因此无法解释列宁对马雅可夫斯基由不喜欢到喜欢，由批评到赞扬。更谈不上去阐明列宁对马雅可夫斯基创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根据诗人创作的发展和列宁对他的评价，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十月革命前（1912—1917），马雅可夫斯基1908年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受到了一定的锻炼，但后来很快脱离了党的组织，接受了未来主义的影响。十月革命初期（1918—1923）是列宁主义和未来主义在诗人创作中激烈搏斗的阶段，诗人写了一些好作品，也写了一些坏作品，列宁主义在诗人创作中逐渐取得优势。从1924年起列宁主义对诗人的创作才起了主导作用。

列宁反对未来主义的斗争是一贯的。他和蔡特金谈话时就曾指出“我不认为表现派、未来派、立体派和其他各派的作品是艺术天才的最高表现而加以重视。我不懂他们，它们不能使我感到愉快。”<sup>⑤</sup>1920年正是在列宁的亲自领导下联共党中央发表了致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信，其中严厉谴责了未来派。列宁在致波克洛夫斯基的便条中写道：“我再次请求你协助与未来派等作斗争。”<sup>⑥</sup>

十月革命前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表达了一定的社会内容，不满和反抗，但诗人早期创作和未来主义有一定的共同思想基础：就是把艺术和政治对立并割裂开来。诗人在《两个契诃夫》一文中，不是把正确反映现实生活、教育人民看做文艺创作的目的，而提出“语言——就是作家的目

的。”<sup>⑦</sup>甚至1922年诗人在自传中还说，“如果留在党内，那就必须做一个地下工作者。……我停止做党的工作。我坐下来学习”。<sup>⑧</sup>诗人在这里错了一大步：离开了党去搞社会主义艺术，因此陷入了资产阶级艺术流派未来主义的泥沼。

马雅可夫斯基的早期创作和十月革命初期的某些作品还具有虚无主义的缺陷。1913年诗人与未来派一起发表了共同宣言，错误地宣称：“把普希金、陀思妥也夫斯基、托尔斯泰等等、等等从现代生活的轮船上丢出去。”<sup>⑨</sup>这种虚无主义也表现在他的创作之中。他在《穿裤子的云》里喊道：

我给人们所创造的一切  
加上两个字：“虚无”。

1918年在短诗《高兴得太早》里诗人错误地把白匪与古典作家并提，说什么“白匪抓来就枪毙，你们忘了拉斐尔？……为什么不攻击普希金？还有其他古典作家将军？”诗一发表就受到了卢那察尔斯基的批评，可是诗人不服，又接着写了一首短诗《致彼方》来为其虚无主义辩解。<sup>⑩</sup>1920年写的长诗《一亿五千万》对虚无主义也是颂扬。

未来主义者

粉碎了过去的一切，

把文化的纸屑撒向大风。

马雅可夫斯基所表露的虚无主义观点是与列宁对文化遗产批判继承的见解根本对立的。所以列宁对长诗《一亿五千万》是否定的，认为它是“胡说”。<sup>⑪</sup>

未来主义从思想上来说就是个人主义。诗人早期沾染了未来派的个人主义的自命不凡。1921年4月底马雅可夫斯基把《一亿五千万》这本长诗送给列宁，并在封面上写着“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致以未来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敬礼。”诗人在这里把未来主义和共产主义相提并论，把对立

的东西说成是统一的东西，当然不能不遭到列宁的坚决反对。

由于《一亿五千万》受了未来主义的严重影响，列宁曾阻止长诗大量发行，指示最多只印 1500 册给图书馆和古怪人看看。1921 年 5 月 6 日列宁在便条上写道：

“怎样不害躁，出版马雅可夫斯基《一亿五千万》五千册。

胡说、愚蠢、十足的愚蠢和自命不凡。”<sup>⑫</sup>

列宁一度不喜欢马雅可夫斯基，还因为诗人的语言晦涩难懂。高尔基在回忆列宁时写道：“他对于马雅可夫斯基是不信任的，甚至是不高兴的：

乱叫乱嚷，捏造一些离奇古怪的字眼，并且他写的全不是需要的，在我看来，——不是需要的而又不懂。一切都是不连贯的，难读得很。……”<sup>⑬</sup>卢那察尔斯基也谈到过列宁不喜欢马雅可夫斯基的艺术手法。“他讨厌过度的紧张，各种不自然的超现代的雕词琢句。”<sup>⑭</sup>

列宁虽然忙于国事，没有时间来阅读马雅可夫斯基的很多作品，但还是读了诗人一些作品，并毫不含糊地指出了诗人一些作品的缺点。克鲁普斯卡娅回忆道：“有一次，我们被邀到克里姆林宫去参加为红军演出的音乐会。伊里奇坐在前排。女演员格叔夫斯卡雅朗诵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我们的上帝，是奔跑，心，是我们的鼓，”她向伊里奇做出进迫的姿势，他坐在那儿，由于出乎意外而有些手足无措，显得很尴尬，等到另一位演员接替格叔夫斯卡雅而朗诵契诃夫的“凶犯”时，他才如释重负地透了口气。”<sup>⑮</sup>诗人 1919 年写的短诗《我们在行进》也受到了列宁的批评。据阿尔曼德的回忆，列宁看到墙上马雅可夫斯基的“我们把水泥抛到天上”这条标语时，列宁笑着反驳说：“为什么抛到天上？我们

地上需要水泥呢！”<sup>⑯</sup>辛金在回忆时记得列宁曾指出“шарахаэм（抛到），要知道这也许不是俄语的说法吧”？<sup>⑰</sup>

综上所述，列宁对马雅可夫斯基的批评是多方面的，从思想到创作，从作品内容到艺术形式。我们认为既不能同意粉饰诗人创作中的未来主义影响，有意无意贬低或抹煞列宁对其尖锐的批评；同时也反对把列宁对马雅可夫斯基的态度看作一成不变。列宁对于未来主义是始终坚决反对的，但他对马雅可夫斯基的态度却是随着诗人创作的发展而起了变化。他对马雅可夫斯基不仅有批评，而且也有肯定和赞扬。

列宁对马雅可夫斯基作了那些肯定呢？1919—1921 年诗人参加了罗斯塔之窗的工作，用诗画来为革命宣传。根据回忆录的记载，列宁对马雅可夫斯基的这段工作是肯定的。1921 年 2 月 25 日列宁参观高等工艺美术学校时曾说到过“原来马雅可夫斯基在罗斯塔已经工作快一年了。”<sup>⑱</sup>在这次谈话中涉及马雅可夫斯基的地方很多。开头是这些青年的画家热烈地推荐马雅可夫斯基的出色的招贴画——“罗斯塔之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愉快地承认了这些画的革命意义。随后就谈起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青年们很热情地谈到自己所喜爱的诗人，谈到他的革命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显然喜欢这点。”<sup>⑲</sup>克鲁普斯卡娅也谈到过列宁的这次参观访问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这之后，伊里奇对马雅可夫斯基的看法慢慢有了改变。他听到这个名字，就会想起国立高等工艺美术学校的青年，他们愉快活泼，充满着生命，准备随时为苏维埃政权献出自己，他们从现代的语言里找不到话来表达自己，就到马雅可夫斯基的难懂的诗里去找这一表现。”<sup>⑳</sup>列宁肯定了诗人罗斯塔之窗工作的革命意

义，肯定了诗人的革命热情。

1922年马雅可夫斯基《开会迷》在《消息报》上发表后，立即得到了列宁的称赞：“诗写得怎样我不知道，然而在政治方面，我敢担保这是完全正确的。”<sup>②</sup>这首诗的政治准确性是在于它反映了那时的现实，抨击了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官僚主义。

列宁对于诗人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肯定了该肯定的，为我们进行文学评论，研究马雅可夫斯基起了示范的作用。列宁在肯定《开会迷》的同时也作了一定的保留：“我不是他的诗才的崇拜者”。

“我不是他的诗才的崇拜者”有的人理解为列宁不喜欢马雅可夫斯基的手法，如特别的夸张，艺术形象的奇特等等。我们认为，这种理解是与事实不符的。

我们认为“我不是他的诗才的崇拜者。”可能包含这两种意思。一是考虑到诗人在过去和当时都未能完全摆脱未来主义的影响，因此只能肯定《开会迷》这类的好诗，但不能也不应对他的诗作进行全面的肯定。二是指《开会迷》政治上是准确的，应该肯定和赞扬。但这种肯定、赞扬和那些马雅可夫斯基诗才的崇拜者的盲目赞扬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什么力量帮助马雅可夫斯基摆脱未来主义的影响而成为无产阶级诗人呢？

马雅可夫斯基的研究者们一般只强调诗人的自觉革命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实践。我们认为诗人自觉革命和参加十月革命实践对于他成为无产阶级诗人是十分重要的。但应该指出，列宁对于诗人成长的作用也是巨大的，重要的。我们就来谈谈为评论界所忽略的这一重要问题。

无庸置疑，革命现实对诗人的思想和艺术创作是有着很重要的意义的，但如何正确地理解现实，那是不能离开正确的指

导思想的。十月革命初期，苏联的国内斗争非常激烈。外有十四个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内有反革命的叛乱。但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正确领导之下，苏维埃俄罗斯战胜了国内外的敌人，恢复和发展了生产，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当时文艺战线也是非常复杂的。列宁的文艺思想，特别是文学的党性原则与对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原则就与各种资产阶级艺术流派进行了无情的斗争。马雅可夫斯基在这一时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他要与阶级敌人斗，与各种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斗，也与自己身上未来主义影响斗。在这场斗争中正是伟大的领袖列宁给了他以正确的方向和力量。

首先，列宁对诗人的批评帮助了他进行思想斗争，加速他摆脱未来主义这一有害的影响。1930年诗人在《列宁主义者》一诗中回忆列宁的教导说：

不要爱面子  
怕批评，  
不要拿  
职位  
来辩护，——  
伊里奇  
要求我们  
有这种风度。

如果说，列宁的批评帮助了马雅可夫斯基正视自己的弱点，改正自己的错误，那末，列宁的肯定与赞扬就对诗人作了正面的引导，帮助他发扬优点。有些批评家对此是认识不足的。如纳乌莫夫这样写道：“列宁关于《开会迷》的评价对于马雅可夫斯基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列宁的评价消除了诗人的敌人故意造成的对马雅可夫斯基不信任的气氛，并给了他发表作品广阔的可能性。”<sup>②</sup>我们认为这只是一个次要方面。更重要的是，列宁给诗人指出了正确的政治方向。诗人这样说到自己的感想：

“如果伊里奇已承认我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意味着我在共产主义事业上做出了成绩。这对我们同志来说是最必需的，最主要。”<sup>②</sup>不难看出，诗人非常重视列宁的批评与赞扬。

在罗斯塔之窗学习、宣传列宁的著作，对马雅可夫斯基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1919年底到1922年春，诗人把苏维埃的政策法令和列宁的讲话编成了诗画宣传。1920年10月5日列宁号召在最短时期内粉碎弗兰格尔。<sup>②</sup>诗人就写了：“资产阶级全力帮助弗兰格尔。我们也要集中全部力量！”<sup>②</sup>列宁在第八次全俄苏维埃会议上号召人民继续保持高度警惕，马雅可夫斯基就写了“……我们要时刻警惕着！资本还活着，它还想偷偷地爬进来。”在罗斯塔之窗的工作期间，诗人学习了列宁怎样坚决地对敌斗争，如何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来巩固苏维埃政权。当时列宁认为扩大党的队伍，提高群众的自觉性是战胜国内外敌人和一切困难的有效措施。1919年10月列宁发表了《工人国家和徵收党员周》，号召扩大党的队伍，建设新生活。<sup>②</sup>诗人学习了这篇文章后就写了一首诗：“抛开那无党派的糊涂思想！”当然问题不在于按照列宁的讲话写了多少诗，而在于学习了列宁的立场观点方法。诗人在罗斯塔之窗的工作不仅为革命作了宣传，而且还为诗人的后期创作作了充分的准备。

创作长诗《列宁》更是促进了诗人世界观根本转变。诗人深入人民群众之中，体验了人民对列宁的热爱。他系统地阅读了列宁的著作，查阅了各种有关的历史文献，访问了列宁的战友，反复思索列宁的时代，列宁活动的伟大意义。

在塑造列宁的形象上诗人遵从生活的真，大破唯心史观。在他笔下列宁是伟大的人，也是平凡的人。“他和你，和我，完

全没有区别”，但“他能看透时间掩盖的一切”。列宁的形象是伟大和平凡的结合。诗人在赞扬列宁功勋的同时，极力反对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了集体的作用，党的作用。在长诗中列宁的伟大表现在他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这和封建文人宣扬人民忠于君主恰恰相反。为了人民的利益列宁既反对普列汉诺夫的右倾投降，也反对在布勒斯特和约和新经济政策问题上的形左实右。马雅可夫斯基反对“天降英雄”，描写了列宁是从“普通的孩子”在群众斗争中成长为无产阶级领袖人物的。列宁既当学生，向群众学习，又当先生，教导群众，长诗中写道：“蒙昧的阶级碰到了列宁，由于列宁的启示走向光明，得到了群众的力量和思想，列宁也跟阶级一同成长。”在歌颂列宁时诗人没有忽略革命的先驱：巴黎公社社员和马克思。诗人一再提到列宁的战友：斯大林，加里宁，捷尔任斯基和克鲁普斯卡娅。他描写了斯大林和列宁一起在斯莫尔尼宫指挥十月起义。长诗中列宁与人民水乳交融。列宁无限忠于人民，人民无比热爱列宁。诗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既赞颂了列宁的丰功伟绩，又强调了党和人民的伟大作用。他正确地处理了领袖和群众，个人和集体的关系。

马雅可夫斯基在长诗中也正确地处理了自己和无产阶级的关系，诗歌和政治的关系：“我把自己诗人的响亮的力量全部献给你——进攻的阶级！”只要我们把诗人的前后创作对比一下，就不难看出诗人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十月革命前诗人要搞社会主义艺术而离开党，把政治和艺术对立起来，现在长诗中却自觉地把艺术服从于政治，并引为自豪。假如说十月革命前诗人要搞社会主义艺术，那还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那末现在这美好的愿望已经变成了现实。我们看到在长诗中有组织的革

命斗争代替了无政府主义的个人反抗。革命的英雄气概代替了个人主义的自命不凡。无产阶级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代替了诗人早期创作中经常出现的悲观情调。

在对待传统和文化遗产上诗人也接受了列宁的思想。列宁在谈到无产阶级与民族自豪感时说：“我们感到自豪，因为这些暴行在我们人民中间、在大俄罗斯人民中间引起了反抗，因为这些人民中间产生了拉吉舍夫，十二月党人，七〇年代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因为大俄罗斯工人阶级在1905年创立了一个强大的群众性的革命政党，因为大俄罗斯农夫当时已开始成为民主主义者，开始打倒牧师和地主。”<sup>②2</sup>不是偶然的，诗人在长诗中提到了十七世纪末俄国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拉辛。只不过工人阶级需要的是我们时代的拉辛。

诗人在长诗中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俄国古代文学的优良传统，把诗歌推向社会主义的新阶段，塑造了诗歌史上空前的伟人形象——列宁，达到了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当我们读到

你从天空

把目光

投向俄罗斯吧——

河流发着青，

好象是

一千条树枝

乱抽着，

它好象

被打得满身都是鞭痕。

但是

农奴制度的俄罗斯

它的遍体青伤

比春天的河水还要青。

不难想起俄国古代诗人涅克拉索夫关于农奴制俄国的沉痛的歌唱。当我们读到“孟什维克活象是博学的猫”，为克伦斯基政府歌

功颂德，很容易想起普希金长诗《露斯兰与柳德密拉》里的那只博学的猫，不分昼夜地“老是在跟着金炼兜圈子；向右走——它便唱一支歌，向左走——它便讲一段故事。”诗人抛掉了虚无主义，深深懂得：“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的无产阶级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无产阶级文化。”<sup>②3</sup>

列宁不仅对诗人的世界观和创作给了极大的影响，而且对诗人的语言也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正是在列宁著作和语言见解的影响下，诗人脱离了雕辞琢句形式主义的迷宫而达到了语言简炼朴素、炉火纯青的境地。诗人认为，不仅报纸的报导可以用列宁提出的“电讯体裁”、诗歌的写作也可以用“电讯体裁”。1920年诗人在罗尔斯塔全俄代表大会关于艺术宣传的报告中说：“列宁同志在自己信中关于我们报纸工作的文体断然声称：我们工作的唯一缺点是没有用电讯体裁，我们能用五到十分钟说完的事情，往往在文章里堆砌成整栏。”<sup>②4</sup>罗尔斯塔之窗的很多宣传诗都可以说是用“电讯体裁”写成的。如：

协约国的武器——金钱

白匪军的武器——谎言

孟什维克的武器——暗藏的刀子。

在语言方面列宁对马雅可夫斯基影响很深的不仅是“电讯体裁”，而且是列宁对语言的整个见解。列宁曾经指出：“一个战斗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成员，甚至在写学术著作时也不应当忽视工人读者，应当力求写得简单明了，避免不必要的卖弄笔墨，避免在外表上摆出‘渊博’的样子。”<sup>②5</sup>列宁

著作本身就为著作家树立了“写得简单明了”的榜样。诗人在罗斯塔之窗作诗画宣传时，很自然受到了列宁“写得简单明了”的影响。

1920年列宁发表了《论纯洁俄罗斯语言》一文。诗人则在1923年也写了一首诗谈语言问题，叫《关于“菲阿斯科，阿波格依”，以及其它不明不白的东西》。

列宁的文章和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都是反对滥用外国词。列宁指责，能说俄语词缺陷、缺点或者漏洞的时候，为什么偏要说“代费特克”呢？诗人则在诗中反对，能说遭到失败的时候，干么偏要说“容忍菲阿斯科”，能说达到顶点的时候，干么偏要说“达到自己的阿波格依”呢？列宁指出滥用外国字“使我们难以影响群众”。诗人在诗中则以生动的形象讽刺滥用外国字引起群众误解。诗中有人把“菲阿斯科”当做有钱的人，“阿波格依”做一个地点，他们在地图上到处找，怎么也找不到。列宁在文章里说：“如果滥用外国字使我厌恶……那末报上写东西的人所犯的错误就简直把我气疯了”。诗人通过艺术形象对滥用外国字表示厌恶和气愤。列宁号召我们向滥用外国字的现象宣战，诗人在诗的结尾也做了一个意义深长的结论：

那些在外国词汇中很恰当的东西，  
在我们的报纸上——不一定能用。

遗憾的是列宁没有能够读到诗人1924—1930年的创作。卢那察尔斯基说得对：“毫无疑问，如果列宁有时间更多地接触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特别是他已不在了的晚期创作，他一定会给这个诗歌中最大的共产主义盟友以肯定的评价。”<sup>③1</sup>

## 附注

① 见哈佛大学图书馆通报 1955 年第 9 卷第 2 期

- ② 《马雅可夫斯基全集》13 卷本第 1 卷第 425 页，1961 年
- ③ 格·斯·切列明：《马雅可夫斯基走向十月的道路》，第 240 页，科学出版社 1975 年莫斯科版
- ④ 《马雅可夫斯基选集》第 5 卷 第 192 页，1961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 ⑤ 蔡特金《列宁印象记》第 12 页，1954 年三联书店版
- ⑥ 《共产党人》第 18 期第 77 页，1957 年
- ⑦ 同④第 9 页
- ⑧ 同④第 1 卷第 12—13 页
- ⑨ 《马雅可夫斯基全集》第 13 卷，第 245 页
- ⑩ 遗憾的是柯洛斯科夫在其所著《马雅可夫斯基传》中为这首诗的错误辩解，见该书第 124 页，1954 年时代出版社版
- ⑪⑫ 同⑥第 76 页
- ⑬ 《高尔基全集》第 17 卷第 45 页，1952 年
- ⑭ 卢那察尔斯基：《苏联文学论文集》第 61 页，1958 年
- ⑮ 《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 2 卷 第 863 页，1967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 ⑯⑰ 《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 621 页 1957 年，莫斯科版
- ⑱ 同⑯第 985 页
- ⑲ 同⑯第 976 页
- ⑳ 同⑯第 864 页
- ㉑ 《列宁全集》第 33 卷第 194 页，1957 年人民出版社版
- ㉒ 叶·纳乌莫夫：《马雅可夫斯基——课堂讨论》第 398 页，1963 年
- ㉓ 同㉒第 23 页
- ㉔ 《列宁全集》第 31 卷第 307 页
- ㉕ 《马雅可夫斯基全集》第 3 卷第 196 页
- ㉖ 《列宁全集》第 30 卷第 47 页
- ㉗ 《列宁全集》第 21 卷第 84 页
- ㉘ 同㉖第 287 页
- ㉙ 《马雅可夫斯基全集》第 12 卷第 240 页，1959 年
- ㉚ 《列宁全集》第 5 卷第 130 页
- ㉛ 同㉚